

□生活时空 潘玉毅/文

## 春分问耕

关于春分,有诗云:“日月阴阳两均天,玄鸟不辞桃花寒。从来今日竖鸡子,川上良人放纸鸢。”这首诗恰如其分地点出了春分这一节气的特征。不过我更喜欢徐铉的《偷声木兰花》:“天将小雨交春半,谁见枝头花历乱。纵目天涯,浅黛春山处处纱。焦人不过轻寒恼,问卜怕听情未了。许是今生,误把前生草踏青。”就这么寥寥几句,将春分的美好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我之所以爱春分,不独是因为它的景色之美,更因为这个节

气里的劳动之美。

“春分耕耘多,农时耽不起。”这个时候,你若到乡间走走,定能看到许多在田间地头忙碌的农民。他们戴着草帽、握着锄头,在水田与旱地之间奔忙。

对于田里的庄稼来说,春分前后这段时间是最不可辜负的。田里的油菜花开了,除了供人赏玩,还可用来打菜籽油;田里的草子熟了,可以趁茎叶未老时割来,和年糕一起炒,吃起来别有滋味,若是开出了紫色小

花,就成了上好的肥料。

说起田,这个时候最要紧的就是耕耘。以前没有机械化的设备,耕地三件宝:人、犁、牛,缺一不可。先是耕田,然后耙田,再耖田。之所以叫“耙田”和“耖田”,是因为人们使用的工具就叫耙和耖。接下来的每一步,人与工具密切配合,将稻田深翻细耕,剔除石子和稗草,耙碎整平,到最后要如镜子一般平滑。“东阡西陌水潺湲,扶耖泥涂未得闲。”耙和耖的过程是极费时间的,一两亩地,一个壮劳力要翻

上两三天。但农民在劳作的时候是带着喜悦的,因为耕耘的不只是泥土,更是新一年的收成。耕耘过后是春生夏长,虽然此时种子还未播下,他们却好似已经看到了希望。

如今,耕作已普遍实现机械化,但我仍感恩那些拿着锄头、耙、耖在田里劳作的农民,他们的勤劳,他们的务实,他们的易于满足,绝非“只问耕耘,不问收获”所能形容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春分之日问耕,其实也是在问自己渐渐迷失的内心。

□往事悠悠 任迎春/文

## 春天的菜梢

春天里,抽苔青菜,又称菜梢,洗净切好,用菜油一炒,绿油油的,鲜嫩,清爽,一咬,满嘴清香。一吃到这美味的菜肴,我就会想起我的童年时光。

那时候,母亲在一个小村庄当老师。那村庄位于浙闽边界处一座大山脚下,村前有条小溪,四周都是一座座大山。全村只有5幢房子、11户人家。学校只设置了小学一、二、三共三个年级,没有专门的教室,只借用了一户人家的老屋堂间作教室,来上学的只有10多个学生。母亲是学校唯一的教师,宿舍也安排在这座房子里,老师宿舍和学生教室门对门。

母亲一人,要教三个年级的所有课程,又要抚育我们兄弟姐妹四个,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。用房东大妈的话说,母亲就是一个“放下书本和粉笔,就得立马拿起扫帚和锄头”的女人。

每天,母亲除了上课,要给我们一家烧好一日三餐。当年烧饭,用的是土灶,烧的是木柴。烧饭时,要随时看护好柴火,否则,火一灭,那饭菜就会烧得半生不熟。洗衣、洗碗、洗菜、扫地等活,母亲都是见缝插针地干。

不管多忙多累,母亲每天有件雷打不动的事情要干,那就是下午放学后去种菜。一家五口,吃菜是个大问题。村里给了母亲一块集体荒地,这地在远离村庄一个山背处,名为“洞头背”,顾名思义,底下就是一个山洞。原先这地长满荒草,母亲用了近半个月时间,先除掉杂草,后捡拾石子,才慢慢地整理出来。

这块当地村民眼里贫瘠又陡峭的荒地,经过母亲的拾掇,变成了一块肥沃的菜地。母亲每天拎着一个粪桶去施肥、除草,一年四季,种上不同的蔬菜。由于母亲的勤快,这地满足了我们一家人的吃菜需求。

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,有一年春天的傍晚,母亲带着我沐浴着夕阳的余晖,一起去采摘抽苔的青菜。菜地里的青菜,一棵棵茁壮肥嫩,菜叶碧绿,菜花金黄。那晚,母亲烧了一大锅菜苔,菜苔上面还带着好多金黄的菜花。母亲给我们每人盛了满满一大碗,说:“孩子们,毛主席教导我们说‘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’。妈妈自己动手种菜,我们全家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。这青菜,其实叫菜梢,很有营养,吃了,人聪明,身体长得高高壮壮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,我们每人都吃完了那碗带着菜花的鲜嫩菜梢。时至今日,那清爽可口的味道,一直让我回味无穷,因为那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菜肴。



湖山含笑迎亚运(剪纸)

马云 作

□大地风情 缪士毅/文

## 楠溪江畔赏樱花

春光明媚,国家级风景名胜景区——永嘉县楠溪江畔的樱花园迎春吐艳,争奇斗妍,引得八方樱花追随者纷至沓来,一睹芳容。

从悬着“樱花园”牌匾的入口处步入,绚丽樱花扑面而来。沿着园内的观光道路前行,但见山峦间、缓坡上、路两旁,处处是绽放的樱花,真可谓“入山无处不花枝,远近高低路不知”。那盛放的樱花,千枝绛,万枝妍,红的如云蒸霞蔚,白的似身披缟素,灿烂无比。远眺山间片片樱花林,雪海红霞,蔚为壮观;近观眼前棵棵樱花树,争艳竞丽,摇曳生辉。置身樱花林间,花香氤氲,赏心悦目。此时,但觉人在林中行,花在园中开,花潮迎人流,香涛沁心脾。今年,樱花园实施了晚上亮化工程,在灯光映照下,樱花如诗似画,让人赞赏不已。

楠溪江畔的樱花园,

为浙江最大的人工培植樱花园,目前植有樱花近2万棵,品种荟萃,次第开花,如2月绽放的“初美人”“牡丹樱”,3月初盛放的“粉红佳人”,随后盛绽的“染井吉野樱”“八重红重枝樱”,4月绽花的晚樱“一叶樱”。春风吹拂时,樱花园中的各种樱花按照自己的生物钟,伴随春的节拍,相继展露自己最美的芳容,或花叶同放,或叶后开花,花或白色,或粉红色,或紫红色,鲜艳亮丽,满树绚烂,樱花园因此成了人们打卡的网红之地。

在樱花园,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棵有90年树龄的“樱花王”。这棵“樱花王”是1939年日本人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种下的,在战乱中成长,数历迁徙,从武大校园,到武汉城乡郊野……几经辗转,于2018年春天在楠溪江畔的樱花园安了身。它见证了一个个荡气回肠的时代

变迁,如今,定居在此,时逢盛世,正尽情绽放自己美丽的容颜。

樱花秀丽烂漫,是爱情与希望的象征。因“樱”与“姻”谐音,于是楠溪江畔的樱花园,成了有情人见证爱情的浪漫之地,恰如一块巨石上所题刻:“樱缘——千里来相会”。这不,徜徉在樱花林中,不时可见许多与爱情相关的元素——看!这是爱情岛,一对对情侣牵手漫步在灿烂的樱花间,谈情说爱,幸福荡漾在他们的笑脸上;瞧!这是樱缘广场,一对对青年男女,在樱花盛放的树下,结下“樱(姻)缘”,牵手一生一世。满树的樱花,带给情人永恒的美好记忆。

步出樱花园,回眸身后灿烂的樱花,又多了几分感慨:生活不止是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。樱花园就是充满诗意的地方,充盈美好的远方!

□抒情天空 朱先贵/文

## 三月， 一粒绿色的种子

三月，一粒绿色的种子  
被阵阵春雨  
啄破宁静寂寞的外壳  
探出一个个嫩嫩的  
毛茸茸的小脑袋

和煦的春风  
撩拨起绿色的种子  
那些不安分的童心  
舞动发育还不成熟的  
翅膀  
或飞上枝梢  
或奔向大地

世界因为它们  
便变得欢快  
大地因为它们  
便有了斑斓的色彩  
三月所赋予  
每一个绿色举动  
都昭示着广阔的前景  
昭示着美好未来

老家乡民们一直有植树种绿的传统,家家门前绿树环绕,户户屋后翠竹摇曳。老家门前的小街,自然就成了各种树木的集散地。每年植树节前后,更是买卖花木的旺季。天一亮,乡民们就把培育的树苗运到街上,有橘树、梨树、杏树、石榴树等果树,有郁金香、海棠树、榆叶梅、木芙蓉等花卉,还有成材快的钻天杨、泡桐、水杉树等落叶乔木,林林总总摆满了一条街。这些树苗刚刚离开故土,根须上还裹着湿润的泥土,柔软的枝条上那一粒粒叶芽在青青的嫩皮里萌动,饱含着花朵与果实的信息。

清明前夕,我回老家小住。清早一开门,就被小街满目的花红枝绿陶醉,信步走进高高矮矮的树丛中。

一辆摩托三轮车车厢里,摆放着绒花树、蜡梅、栀子花等,有盆栽的,有用塑料袋包着根的,有用粗草绳捆扎着根的。五六个顾客围在车旁,有的在挑选树苗,有的在跟卖主谈论价钱,一棵小蜡梅10元,8元也卖。卖主一边卖,一边介绍种植的方法:“像这棵杏树,拿回去就栽进土里,根要埋得深些,浇点水,等成活后,施点农家肥或者少量化肥,以后就不用管它了。听我的话,保证发根快,长势好,早结果。”

一个化工厂老板在小街上转悠了两圈,买了2000多元的苗木,有广玉兰、红叶椿、凤仙花、夹竹桃等。他坦承:“这几年,我已经买了上万元苗木,厂区内外只要有空隙,全都栽上了树,厂房、办公室等场所能够摆花木的地方,也都摆放了花木盆景。整个厂区一年四季绿树成荫,鲜花常开,对净化空气、改善环境起了很好的作用。”一个30多岁的大姐买了20多棵小树,她说她家去年拆迁,刚搬进农民集中居住区的联排别墅,由于小区绿化还没有到位,所以她就自己先买些苗木种在院前屋后。听着她开心的话语,看着她骑的电动车上一车的绿色,可以想象,用不了多久,葱茏翠绿的树木将簇拥着她那整洁的小洋楼。

有位戴眼镜的老师,买了18棵小水杉,准备栽在校园里。他笑呵呵地说: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,要不了几年,校园里就会挺起十八条好汉。”

“一树新栽益四邻。”一条街的树苗很快都找到了各自的“婆家”,那蓬蓬勃勃的青枝绿叶,又将在田野和庭院里延伸,一直延伸到人们的心中。

□家园景观

吴建/文

## 一树新栽益四邻